

踏遍上中下游9省區 對母親河未來深謀遠慮

習近平：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019年8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甘肅省蘭州市黃河治理蘭鐵泵站項目點了解黃河治理和保護、堤壩加固防洪工程建設等情況。

【大公報訊】新華社11月26日發表題為《習近平的黃河情懷》的文章。文章指出，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從青藏高原出發，穿高山、越峽谷、匯百川、納千流，黃河在神州大地奔騰5400餘公里，哺育了千千萬萬的華夏兒女、滋養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習近平總書記牽掛着這條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黨的十八大以來，踏遍黃河上中下游9省區，目光所及、駐足所思，盡是對母親河未來的深謀遠慮。「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言之殷殷、情之切切，九曲黃河激盪起更為雄渾的新時代交響。

大河之治

「中華民族治理黃河的歷史也是一部治國史」

2019年9月17日，河南鄭州，黃河博物館「千秋治河」展廳。在一幅歷史上的黃河改道圖前，習近平總書記久久凝視。

決溢範圍北至天津，南達江淮，縱橫25萬平方公里，搖擺不定的流線如厲鞭抽向大地，給百姓帶來苦難。黃河既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生命河，也是一條桀驁難馴的憂患河。曾幾何時，黃河「多淤、多決、多徙」「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在新中國成立前的2500多年間，下游共決溢1500多次，改道26次。

「黃河寧，天下平。」「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民族治理黃河的歷史也是一部治國史。」思接千載，總書記深刻思考着治黃與治國的關係。

千百年來，華夏兒女祈願着黃河安瀾。新中國成立後，歷史將治黃重任交到中國共產黨人手中。據統計，新中國成立至今，黃河實現70多年伏秋大汛不決口，24年不斷流，先後抵禦12次大洪水，創造「地上懸河」治理奇跡。

「實踐證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才能真正實現黃河治理從被動到主動的歷史性轉變，從根本上改變黃河三年兩決口的慘痛狀況。」習近平總書記說。

來到黃河國家地質公園，習近平總書記沿黃河岸邊步行察看周邊環境。憑欄遠眺，眼前天高水闊，林密鳥翔。總書記心中，謀劃着黃河安瀾的宏偉藍圖。

五害之屬，水最為大。深知治水之重、之難，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在我們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中，一些地方幾度繁華、幾度衰落。歷史上很多興和衰都是連着發生的。要想國泰民安、歲稔年豐，必須善於治水。」

黃河，無疑是治水的重中之重。「國慶前夕大家都很忙。再忙，黃河問題還是要安排時間認真研究一下，黨中央對這個問題高度重視。」第二

日的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開宗明義。

「我們都把黃河稱為母親河，保護黃河是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永續發展的千秋大計。」總書記的一番話，道盡黃河之於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重大意義。

「黃河水少沙多、水沙關係不協調，是黃河複雜難治的癥結所在。」「儘管黃河多年沒出大的問題，但黃河水害隱患還像一把利劍懸在頭上，絲毫不能放鬆警惕。」

帶着這樣一種憂患意識，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親臨黃河一線考察汛情。

山東東營，黃河入海口。2021年10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這裏。彼時，黃河秋汛洪水已經退回主河槽，但從主河槽到碼頭綠化帶10多米的「過界」痕跡依舊清晰可見。

剛一下車，總書記便詢問前段時間水位最高時的水邊線在哪裏。「這就是10月8日漫灘時的水邊線。」在碼頭上，黃河河口管理局負責人手持展板，向總書記一一匯報。

碼頭風高浪急，總書記伸手幫助扶着晃動的展板，仔細察看，不時插話提問。當聽到黃河秋汛雖然「有驚有險」，但沒有出現重大損失和人員傷亡，總書記點頭肯定。「今天來到這裏，黃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了，我心裏也踏實了。」



大河之美

「共同抓好大保護，協同推進大治理」

「我曾經講過，長江病了，而且病得還不輕。今天我要說，黃河一直以來也是體弱多病，水患頻繁。」對母親河的「健康」問題，習近平總書記牽腸掛肚。

黃河之病，既有先天不足的客觀制約，也有後天失養的人為因素——全國主要流域中，黃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積佔流域土地面積比例最大；上中下游生態易退化，恢復難度極大且過程緩慢；部分地區污染排放強度較高。

生態問題，考驗歷史眼光。站在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高度，習近平總書記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定下調子——「共同抓好大保護，協同推進大治理」。

整體把脈、系統開方。統籌上下游、幹支流、左右岸，總書記要求把黃河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謀劃：上游以提高水源涵養能力為主；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下游要注重保護濕地生態系統，提高生物多樣性。

2016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赴青海考察。從北京出發，飛機一路向西，經華北平原，越太行山脈，過黃土高原，抵達青藏高原。

舷窗外，黃河之水一路奔湧，兩岸複雜多變的地形地貌告訴人們，黃河流域生態保護治理面臨的難度絕非尋常。

青海坐擁長江、黃河、瀾滄江源頭，每年從這裏輸出的清潔水源，約佔到黃河全流域的一半。在總書記心中，青海生態就像水晶一樣，彌足珍貴而又非常脆弱。

在察爾汗鹽湖，了解柴達木循環經濟發展情況；在清潔能源企業，考察太陽能電池生產線；在省生態環境監測中心，通過遠程視頻察看黃河源頭鄂陵湖—扎陵湖等點位實時監測情況……考察中，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關心青海的生態保護問題。

總書記明確要求：「青海最大的價值在生態、最大的責任在生態、最大的潛力也在生態，必須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位置來抓。」

在一次座談會上，提及保護「中華水塔」，總書記提出：要想一想這裏是國內生產總值重要還是綠水青山重要？作為水源涵養地，承擔着生態功能最大化的任務，而不是自己決定建個工廠、開個礦，搞點國內生產總值自己過日子。

從上游的「中華水塔」三江源，到中游的「中央水塔」秦嶺、「華北水塔」山西……山一程，水一程，總書記心繫「國之大者」。

「你們這裏是華北水塔，京津冀的水源涵養地，是三北防護林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拱衛京津冀和黃河生態安全的重要屏障。」2020年5月，在山西考察時習近平總書記這樣強調。

黃河第二大支流汾河，孕育了燦爛的三晉文化。由於流域內過度開發，汾河生態曾遭受很大破壞，水質受到嚴重污染。習近平總書記要求：「一定要高度重視汾河的生態環境保護，讓這條山西的母親河水量豐起來、水質好起來、風光美起來。」

這次來山西，總書記專程到汾河岸邊走一走看一看。當地同志匯報，太原市採取了汾河及「九河」綜合治理、流域生態修復等舉措，汾河水質逐漸向好，兩岸綠化帶成為市民休閒娛樂的場所。

▲2021年10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山東省東營市黃河入海口考察。



大河之要

「推動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創作好新時代的黃河大合唱」

「黃河上中游7省區是發展不充分的地區，同東部地區及長江流域相比存在明顯差距，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步伐滯後，內生動力不足……」面對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存在的困難和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曾這樣深刻剖析。

先發展還是先保護？控供給還是控需求？謀一地還是謀流域？推進高質量發展，在黃河流域面臨更多矛盾與糾葛，需要萬里在胸的思維和眼光。從三江源到入海口，從「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到「深入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習近平總書記一路調研思索、一路解題定調。

推動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要明確發展與保護的關係。黃河北岸，山西運城。五彩斑斕的鹽湖見證「鹽運之城」的產業變革。2023年5月16日，運城鹽湖旁，展台上放着潔白的河東大鹽。習近平總書記結合展板、展品等聽取有關情況介紹，實地察看鹽湖風貌。

4600多年的食鹽開採史、70年的無機鹽開發史——運城因鹽而興，卻也因長期的資源依賴面臨過度開採、產業陳舊、污染加重的困境。「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隨着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國家戰略的實施，運城迎來轉型機遇。

退鹽還湖，騰籠換鳥！2020年起，鹽湖保護範圍內停止一切工業生產，鹽湖開始從礦區、工業區變身為生態保護區、旅遊打卡地。同時，運城加快培育壯大汽車裝備製造、新材料、綠色建材、電子信息、食品醫藥等新興產業集群，利用區位優勢，打造內陸地區對外開放新高地。

習近平總書記指明了沿黃各省區的發展方向：黃河流域各省區都要堅持把保護黃河流域生態作為謀劃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基準線。

站在謀全局的高度，習近平總書記精準謀劃沿黃各省區發展定位，指導黃河沿岸地區牢固樹立「一盤棋」思想，奏響新時代的黃河大合唱。

大河之魂

「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

2022年1月26日，農曆臘月二十四，汾河兩岸瑞雪紛飛，銀裝素裹。沿着蜿蜒的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冒雪來到山西省霍州市師莊鄉馮南垣村看望群眾。

皚皚白雪襯着火紅的窗花、春聯和燈籠，讓小山村更顯祥和喜慶、年味十足。總書記走進村民師紅兵家。桌上擺着白麵、紅棗、紅豆、黑豆，一家人正在製作當地傳統節日食品——霍州年饅。

「習爺爺您放一個。」師紅兵的小孫女請總書記在「登高饅」上點一顆紅棗，總書記欣然答應。「你們這邊是呂梁山，挨着就是黃河了，再過去就是陝西。我插隊那個延川縣，離這兒也不遠，地形也都是這樣的丘陵溝壑。黃土高原生活着我們的祖祖輩輩，孕育着我們的中華文明。」在山西撫今追昔，總書記思緒穿越歲月山河。

黃河，塑造了古老文明。水脈牽繫着血脈、文脈。悠悠黃河，沖刷着黃土地，哺育出炎黃子

孫，為中華民族浸染出炎黃底色。肇興於斯、傳承於斯、燦爛於斯。「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習近平總書記的話意味深長。

「早上湯，中午糠，晚上碗裏照月亮。」陝西省米脂縣高西溝村，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的一條小山溝，村裏老一輩都有吃不飽的記憶。從上世紀50年代的「山上光禿禿、年年遭災荒」到如今的「層層梯田盤山頭、片片林草蓋坡窪」，舊貌和新顏對比鮮明。

2021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這裏調研，深情地說：「我在延川插隊時就聽到過高西溝的名字，當時陝北的大寨村。看你們的梯田，都是下了功夫的。難得的是半個多世紀一直做下來。」起起老秦，久久為功。

黃河流域層層疊疊的梯田，是世世代代對嚴峻環境的雕刻，深埋下希望，播灑下汗水，收穫了富足。